

# 我眼中的袁隆平先生

## 作者：庄志霞（一）

2021年5月22日，这是一个令我终生难忘的日子。

上午，我像往常一样回复着手机中朋友的信息，突然手机置顶处跳出一行字：“袁隆平院士与世长辞……”我不由气愤地回了一句：“这不可能！”

一会儿，此讯息竟如风起云飞，须臾在微信群传开。继之，我看到《时代周报》告知“袁隆平去世是假消息”：从袁先生的秘书处获悉，袁先生目前在医院，身体状况不太好……而CGTN就发布袁隆平去世消息道歉等，便欣慰地在微信上四处辟谣。心里一直念叨着：袁先生没事儿的，只是住院治疗，一定会化险为夷的！

直到下午，新华社和《湖南日报》等传媒先后发了信息，我才眼睛发直，呆呆地低下了头，尤其是

从袁先生家人那里证实后，止不住的热泪终于夺眶而出……

怎么会呢？

### 一、岂知一别成永诀

就在去年，2020年春节前夕，我去三亚袁先生的杂交水稻研究基地，看到袁先生不是还好好的吗？

记得那是2020年1月15日上午，南国冬日的阳光洒满基地那座办公大楼。在二楼一个挤满了人的房间，穿着整洁、端坐如仪的袁先生正接受各路记者的采访……与袁先生阔别近二十年了，一眼看到他，感觉他更显清瘦了，但精气神还是挺好的。他思路清晰，就记者们提出的杂交水稻高产、杂交水稻覆盖全世界、以及在盐碱地种海水稻和如何推广等问题，神态从容地分别作答。年轻的朋友们不失时机地送

上亲制的小物，表达爱心，有的则捧着书本，恳请签名。袁先生都一一微笑应承。

我本来也私下准备好了几个问题，为着一家出版社想把2008年在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的《袁隆平传》重版翻译，在国外发行。我建议他们能假以时日，让我把这十多年来袁先生持续发展的业绩补上再出版，这样会更完整。出版社接受了我的建议，我便有了此行。我深知袁先生之繁忙，此刻看到他被这么多人团团围住，真是心疼，话到嘴边都咽下了。直到记者访谈结束，我才慢慢尾随着袁先生和他

的秘书辛业芸等一行人，走至不远处先生的住地。

许是接受了一上午的记者采访，袁先生太累了，他没有了我记忆中烙下的谈笑风生的模样。更使我担忧的是，在楼梯口，助手们推过来轮椅，轻轻地扶他坐了上去。

进了袁先生的家，我一眼看到了客厅里正坐着他的夫人、快二十年没见的邓则老师，不由感到分外亲切。慈祥和蔼的邓老师竟也一眼认出了我。年逾八旬的邓老师步履虽然有些蹒跚，但仍精神矍铄。

我环顾四周，

袁先生在基地简朴的住房陈设，实在令我难以置信。不大的客厅，零落地放置着东西。热情的袁先生家人给我端来茶水，让我坐在长沙发一侧的袁先生身旁。又在我向袁先生说明来意时，用手机照下了我们的合影……可惜好景不长，一会儿，门口就有一拨拨访客络绎不绝地来了。

我歉然地赶紧起身让座。宅心仁厚的邓老师在一旁见状，马上邀我来到里屋。屋里除了一张双人床、柜子和桌椅外，就没有多大活动空间了。我悄声问邓老师：你们这住得也太简陋了，为何不搬个地方呢？邓老师笑答道：袁先生觉得住这里很方便，离他的水稻田也近，他每天要去的。

她边向原在里屋的家人介绍我，边请我在床边的椅子坐下，柔声和我攀谈起来……

快到中午吃饭时间了，我欲告辞。邓老师却热情地挽留我，和他们共进午餐，还让家人拿出了一本2020新年挂历送给我。封面上印有袁先生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受国家主席习近平授予他“共和国勋章”的珍贵合影。我一叠连声地谢着接过了，也接受了这份沉



袁隆平先生、笔者  
(海南三亚袁老家中，2020年1月15日)



袁隆平先生的夫人邓则老师与笔者  
(海南三亚袁老家中，2020年1月15日)